

上海中心城区的这一方土地已经黯淡沉寂了很久了,忽有一夜大放光明、灯火辉煌,所有有着老上海情结的人心中的那份怀念也被点燃了——大世界,上海曾经最重要的地标,与上海的百年历史有着太多的纠缠和交错,在关闭了13年之后,2016年12月28日,终于重新开门迎客了。虽然还只是试营运,但足以引来人们的话题和关注。

相信很多人都有各自心中白相大世界的温馨故事。冯小敏先生回忆说:“小时候跟祖母坐三轮车去大世界白相,趴在走廊看中心广场的杂技,是我的最爱。”老一辈的回忆多半是看了一出出的各地戏曲,怎么抢座位,怎么拿着饭盒带饭进去,既省下饭钱,又能尽可能多地看戏,把两毛钱的门票用足。两毛钱这个数字好像是让人印象最深刻的了。而我对大世界的记忆仿佛又有些不同,我曾经在大世界住过一个晚上。大概是1983年的秋天,首届大学生话剧会演在大世界剧场举行。我当时在复旦大学念书,是复旦话剧团创作组的成员。我们复旦有一出戏第二天要上演,于是我们跟着装载道具的车一起去帮忙。必须得等等当天其他学校的话剧演出结

上海的三月初,还是春寒料峭,南半球的墨尔本却是暖风拂面的初秋。我一下飞机,脱去冬装,见来接机的王伟只穿一件单衣,而迎面走来的少男少女则穿了无袖的汗衫,艳阳中的风温柔如酥。

17年前我应墨尔本大学邀请,来此讲课,还与澳洲汉学家、拉特罗布大学的费约翰教授作了学术交流,因忙于公务,无暇观光墨尔本迷人的景致。这次自助游,我当天下榻于墨尔本市中心的Swanston旅馆,翌日便去参加当地旅行社的大洋路一日游。

大洋路位于墨尔本西部,是一条漂亮的沿海公路。我们的大巴沿着蜿蜒的海滩一直向前,只见蓝天白云下的碧海波涛奔涌而起,绿蓝色的海水在阳光下金灿灿的,仿佛有人在海上洒下无数枚金币。

导游姓张,是位华人,据他讲,这条长达200多公里的海滨公路,是为纪念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士兵而修建的。参与建路有不少是参加过战争的老兵,三千余人在峭壁中开路,由于大洋路建于悬崖中间,许多人为此付出了艰辛的汗水。动工于1919年,经过13年,才于1932年全线贯通。起点自托尔坎,终点至亚伦斯福特,全长276公里。

今天大洋路也成了一条旅游观光线,许多澳洲的年轻人会在假日结伴开车来此休憩,一边开车一边观赏维多利亚州的海洋风光与沿途城镇与小渔村,享受一种乐趣与快意。我们不时为沿途波澜壮阔的风景而陶醉。

大洋路上有许多精彩的景观,如洛克阿德大峡谷,如伦敦断桥,前者因1878年一艘英国民船在海中触礁,52名船客水手遇难,只有两人生还,于是后人于此修筑了52座坟墓;后者是一块突出海面

那一晚,住在了大世界

许云倩



束,我们才能装台。一等就等到了深夜,此时的大世界灯火阑珊,人去楼空。我们几个女孩子也做不了什么重活,只在那立体错综的连廊上闲逛说笑,因为年轻,因为无忧,我们在这刻并未想到这座宫殿式的建筑所承载的厚重历史,而是觉得这个夜晚我们可以在这里放肆地高谈阔论,仿佛这时我们成了这里的主人。突然又被派去云南路买鸡粥当夜宵。因为排队,我们去了很久。几位大哥倒是担心起来,说是当时的云南路小吃街夜里鱼龙混杂不太安全,好在他们无知无畏却也安全归来。等装完台,回复旦的公交车已经没有了,大世界的王先生说就在他们这儿对付一个晚上吧。睡哪儿呢?他把我们带到了练功房,指着练功垫说,每人拿一个。我和同学励漪相帮着搬了两个垫子。盖什么呢?王先生环顾四周,指着紫红色的天鹅绒窗帘说,就盖这个吧!刚装过台的人这点活不在话下,七手八脚拆下了窗帘。于是每人领了一大面窗帘躺在练功垫上,还有人在说着明天的那出戏,我已沉沉睡去。一清早,阳光直射进没有窗帘的窗户,刺

十二门徒今剩几

曹正文

与陆地连接的山岬,因海浪潮汐的侵蚀和冲击,成了双拱形,当地人就称此“伦敦桥”,久而久之,与陆地连接的圆洞在海浪的肆虐下塌落了,便成了今天看到的断桥。

大洋路上有不少奇美的景观,但最著名的是“十二门徒”。

看似轻柔的海浪,其实是人间奇迹的魔手。它在南太平洋上精雕细刻了十二块砂岩石,当我在壮阔无比的海面上看到这些被大自然鬼斧神工雕凿成酷似人面的岩石时,不由为之惊叹。

据张导说,所谓十二门徒,是指12个断壁岩石,由于这些独立的礁石在湛蓝的海面上面目各异,形似人面,于是当地人称其为耶稣的“十二门徒”,又名“十二门徒石”。

我走在夕阳西下的南太平洋海岸边,任海风肆意爱抚着,看那碧蓝的海面上,波涛浪涌,卷起千堆雪,浪花如顽童一次又一次勇敢地扑向那些礁石。黄昏的晚霞把远处的天空染成一片金黄色,那金黄

色中又有几抹玫瑰的色彩,这就使蓝天白云与蓝绿色的波浪和黄褐色的礁石,构成了一幅诗情画意的景观,令我站在海边久久凝视,不舍离去。

我们终于从醉人的美景中走出来,回到了大巴上,车子开动了,张导问大家:“你们见到了多少个‘门徒’?”

众人七嘴八舌地回答,有人说,“九个”,有的说,“十个”,也有人说,“七个”。张导最后说:“八个”。据他回忆自己当年到墨尔本时,还能看到九个,但在2005年7月,一块高达45米的大岩石突然倒塌,于是现在只剩八个了(也有人说只能算七个半,其中一块岩石已破碎得不成“门徒”了),张导还说,也许你们再过几年来此,又会少了一个或两个。据当地科学家考证,十二门徒终究要全部沉没的。

我不由再一次把目光投向海边,遥想夕阳横斜下的那些礁石,心生无比怜惜之情,温柔的海浪呵,原来是那么有力而无情。



眼的亮光让我们很早醒来,推门而出,走廊、连廊、中心舞台,像是一幅幅宽镜头照片,在晨光的轻抚下,有了昨晚不曾看到的清新和鲜活。安静的大世界,倒是让人想到了跑码头这个词,曾有多少戏班子,要闯上海这个大码头,第一站必是来拜大世界这个码头。有时候,空无一人的留白,会给人更多的想象。

而在大世界重新运营的第一个晚上,我去听了一出评弹《繁花》。中心舞台正在演奏民乐,评弹的吴依乡韵倒是与这座百年宫殿十分投契。桌上放着的话梅糖和大白兔奶糖也让我们联想到了这出书所要叙述的上海上世纪80年代的爱情。金字澄的原著为这出评弹打下了流暢的底子,高博文领衔的评弹团队,把那个年代年轻人的暧昧情愫丝丝入扣地展现出来了。主人公沪生和梅瑞的情感波澜牵手于浪漫而分手于现实,那时的上海有多少爱情受困于现实的窘境,就如同外滩情人墙的那一对对恋人,在缝隙中寻找荷尔蒙的出口。而弄堂捉奸的情节,也随同一幅世俗的小菜场画卷徐徐铺开,底层小人物也有着自己的情感生活,只是更加的直白和不加约束。

那晚,走出大世界,心里一直回荡着那句沪语独白:“搭依一道去巴黎呀,一道去巴黎呀!”

老大出生后,我和爱人一直有个愿望想生二胎,这样既让老大有个伴,也更有利于老大健康快乐地成长。但遗憾的是,之前因为生育条件不符合国家政策,尽管心中有想法,也未曾付诸行动。

苦等到老大七岁的时候,改革的春风终于吹来了,国家出台了单独二胎政策。一听到消息,我和爱人兴奋极了,终于可以再添“一宝”!

爱人怀上后,有一天晚上,她摸着微凸的肚皮,问老大:“这次你希望妈妈给你生个弟弟还是妹妹。”老大不假思索地说:“妹妹!”问她为什么,她解释说弟弟淘气肯定不听话,而妹妹乖巧且听话。这个小东西,真是心直口快,想啥说啥。说实话,我和爱人倒是希望生个弟弟的,一男一女,凑个“好”字岂不完美。羊年春节正月初六清晨5点多,第二个千金呱呱坠地了,没有想到,是个胖妞,足足有8斤1两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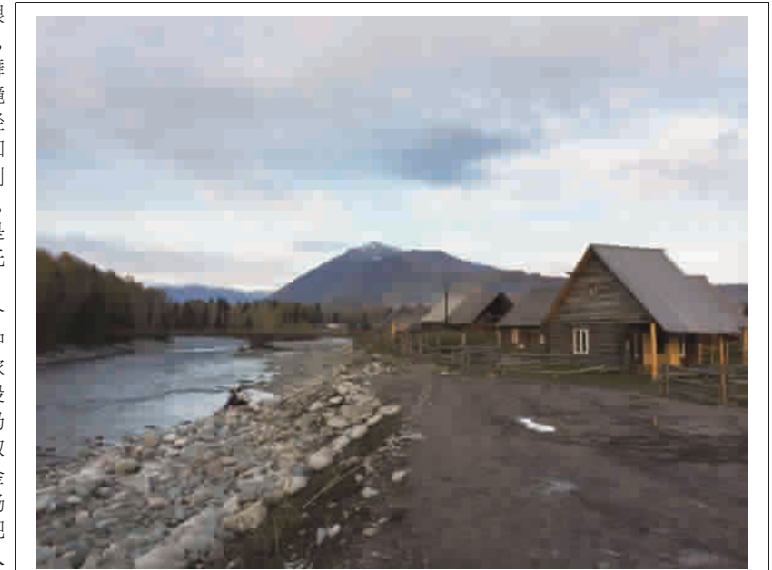
最开心的莫过于老大了,她在家听到消息后,立即爬起来写了一篇文章——《妹妹的出生》:“一天早上,我还在睡觉的时

美好的奶酪火锅

陆小花

能偷工减料,实在也把胃撑得饱饱。收工之后,看着瓷锅里依然沸腾的奶酪泡泡,只能连叫浪费可惜。

酒店大厨Nico介绍说,瑞士的美食文化是从山民饮食习惯演变过来的,瑞士冬季很冷,饮食需要简单但是保持高能量,比如奶酪火锅就符合这个特点,中世纪的瑞士人喜欢各种烤肉,到了现代开始变得越来越精细。现在的瑞士小牛肉都是切成细条或者薄片,涂好橄榄油和调味粉,烤至五成熟,鲜美多汁,野蘑菇点缀在小牛肉里,中和了部分油脂,使口感更为丰富。配菜的土豆也是牛肉的黄金搭档,土豆煮到五成熟,切成丝饼状,用油快



边疆的晨曦

陈南梁 摄



扫一扫,关注“夜光杯”

候,“叮叮”电话响了。外公接了电话,外婆在电话里说:“生好了,是个女儿!”“耶!”我高兴地床上跳了起来,简直像一头发了疯的大黑牛……”真是遂了她的心意,难怪她把比喻句用得这么夸张。

老大有了伴,喜形于色,心里也藏不住事。第二天一上学,就高调地向同学炫耀,自己多了一个妹妹,没半天时间,班级小朋友都知道了。晚上,家长微信群里便道喜声一片,弄得我们忙着一一回复表示感谢,怕怠慢了同学家长。

有人问我有了两千金的感觉是什么?说实话,有了两千金,我和爱人都感觉比以前忙多了,平时上班时有岳父岳母帮衬着带还稍好一点。一到双休日,我和爱人就忙得两脚不沾地。经过商量,我和爱人作了明确分工:老二的吃喝拉撒归爱人管,老大的学习由我负责。别以为这个活轻松,老大一会儿要上钢琴课,一会儿又要上英语课,忙得我屁颠屁颠的,根本没有坐下来写文章的时间!对不起,要想写文章只能晚上留在单位里加班。我有时会抱怨自从有了两宝就没

有了自我,爱人立马杏眼圆睁,颇不高兴地说:“这条路是你自己选的,就是跪着也要走下去。”有两个娃,有辛苦当然也有欢乐。老二听觉灵敏,能准确地分辨出每个人开门的声音。每次我回家,钥匙还在门锁里转动,就听见老二说:“爸爸回来了!”然后就奔出来抢着为我拿拖鞋,有时老大故意凑热闹,佯装也来拿,还逗她说:“我给爸爸拿。”老二着急了,怕姐姐抢功,边推姐姐边带着哭腔说:“姐姐,我来拿!我来拿!”在门外,我清晰地听见两个人之间滑稽的对话,让我不禁哑然失笑。就在那一刻,工作了一天的

三月一日起,上海实行全面禁烟。这次行动的力度和持久性是靠谱的。然而,紧随其后的是,吸游烟却开始频频浮现,人行道地面,路边的花坛草地上的烟蒂也多了起来,走在路上不时有前行者嘴边飘过来的烟雾,不时目睹有人乱扔烟蒂。当烟雾飘绕,烟蒂随处乱扔形成一种趋势时,不能不让人对此种现象带来的危害与负面影响,感到不容小觑。

吸游烟不违法,因为非室内公共场所所吸烟者的权利是自由的,但是直接影响了他人和社会环境;吸游烟是个人行为也是社会行为,但是如若乱扔烟蒂侵犯了社会公众的权益,对此加以劝说和规制也是应当的。吸游烟还可能导致整个禁烟氛围和环境卫生管理机制的断裂。一个细节是,吸游烟烟雾扰人容易引起人与人之间的纠纷;正在燃烧的烟蒂随时随处乱扔,造成火灾风险;烟蒂前面扔后面扫跟都来不及,更会对社会禁烟氛围产生负面影响,对大环境卫生管理机制产生妨碍。

文明和习惯的冲突可能一时难以消除。但是,有一点可以肯定,社会越文明,游烟少吸这样的共同认知应该越强化,是吧?



有了自我,爱人立马杏眼圆睁,颇不高兴地说:“这条路是你自己选的,就是跪着也要走下去。”

有两个娃,有辛苦当然也有欢乐。老二听觉灵敏,能准确地分辨出每个人开门的声音。每次我回家,钥匙还在门锁里转动,就听见老二说:“爸爸回来了!”然后就奔出来抢着为我拿拖鞋,有时老大故意凑热闹,佯装也来拿,还逗她说:“我给爸爸拿。”老二着急了,怕姐姐抢功,边推姐姐边带着哭腔说:“姐姐,我来拿!我来拿!”在门外,我清晰地听见两个人之间滑稽的对话,让我不禁哑然失笑。就在那一刻,工作了一天的

劳累一下子就烟消云散了。最令人欣慰的是,如今十岁的老大已经有了当姐姐的范儿。学校里搞义卖,她跟我们要了40元钱,晚上回来向我们报账时,令我们吃惊的是,老大给自己买了玩具的同时,居然还帮妹妹买回了两本

童书。妹妹接过书的一刹那,我发现妹妹的眼神里满是感激,然后对着姐姐又是搂又是亲的,无比地亲昵。我和爱人相视一笑,说明姐姐的心中开始有了妹妹,我和爱人都夸赞老大是个好姐姐。听到我们的表扬,姐姐的脸上堆满了笑,像是绽开的一朵花。不用说,老大的心情此时此刻是非常愉悦和享受的。



七夕会

速煎成金黄,配上特制的调料。摆盘依然是视觉艺术品。

我们称赞大厨的水平达到米其林星级。没想到Nico对米其林有自己的理解——米其林不是指美味程度、也不是视觉程度,而是艺术程度,主要考量烹调师的制作水平能否在味觉和视觉上超越食物原来的感觉,能否唤起味觉的体会和心中的艺术感。我们伴着美食聆听Nico的主厨成长史:他出生在瑞士,16岁开始学厨艺,吃了十年的“萝卜干饭”,在德国境内接受两年的提升教育,在环球邮轮上工作两年,然后开始陆地行走——美国8个月、百慕大9个月,回到欧洲之后,在奥地利和葡萄牙、瑞士各不同的语言区域

大饭店工作。说起瑞士山区的鹿肉、湖鱼,各种蔬菜和调味品,他如数家珍。

我们在Nico的悠然讲述里感受到瑞士风格典型的严谨和周全。Nico推荐最后一道甜品:甜橙雪堡。朗姆酒和甜橙、柠檬混合在细腻的冰沙里,惊艳了我们的味蕾。听着我们大呼小叫,Nico终于大笑,建议我们配着不同的红酒、白酒继续来玩“雪堡戏法”。于是,在异乡飘零了一周,期待热粥热面而惧怕冷食的中国胃,不顾一切地再次实施了“光盘”。

酒后,微醺,我们邀请Nico合影,他依然文雅地笑:“记得我的食物就好,我喜欢每天晚上,安静地在餐厅一角,看着顾客尝到第一口食物的表情,我看得出他们内心是不是真的满意。”

美食